中国現代文学史資料丛书(乙种)

抗战文艺

第一卷

第一期至第十二期

(影印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會報

抗戰文藝 三日刊

1

編輯發行 本報
總經售 漢口合記 天發 馬書店 讀書生活社 新知書店（交通路三一八號）
請呈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出版部登記
主管機關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文藝工作委員會（漢口交通路四十號）
每逢四·七·十出版 零售每份三分 預定三月十八角半年一元五角

第一卷 第一號
二十七年五月四日出版

發刊詞

文藝——在中國民族解放鬥爭的疆場上，一位身經百戰的勇士！

它在中國民族的喋血苦戰之中生長，緊緊地伴隨着爲痛苦而掙扎的民族，「以血淚爲文章，爲正義而吶喊」，二十年來，不管道程的險阻，境地的窘迫，始終不動搖，不絕望，不失節，不逃避，挺身疾走，勇往邁進，戰取了自己的光榮的歷史，奠定了自己的不朽的功績！

它面對着黑暗的封建的壓榨，不屈不撓地持續着頑强的鬥爭，它站立在民族國防的前哨，和帝國主義的侵略支撐着艱苦的肉搏！

它爲着痛苦的民衆，呼出悲怒的叫號，它爲着神聖的祖國，爭取前途的光明！它號召着戰鬥，它報告着到來的希望。像一道光華的長虹，劃破了世紀的暗空，像一羣勇敢的海燕，衝擊着時代的陰霾。

在震天動地的抗戰的炮火聲中，必須有着和萬萬千千的武裝健兒一齊舉起了大步的廣大的文藝的隊伍；筆的行列應該配布於槍的行列，浩浩蕩蕩地奔赴前敵而去！滿中國吹起進軍的號聲，滿中國沸騰戰鬥的血流，以血肉爲長城，拚頭顱作爆彈，在我們鋼鐵的國防線上，要並列着堅强的文藝的堡壘。

這一個文藝的堡壘由於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成立，已經奠下了最初的基石，「抗戰文藝」的發刊是首先在這基石上樹起一桿進軍的大旂，在這面旂子之下，我們號召全中國的文藝工作者，爲着鞏固文藝的國防，首先强固起自己營陣的團結，清掃內部一切糾紛和磨擦，小集團觀念和門戶之見，而把大家的視線一致集注於當前的民族大敵。其次把文藝運動和各部門的文化的藝術的活動作密切的機動的配合，謀均衡的普遍的健全的發展。並且我們要把整個的文藝運動，作爲文藝的大衆化的運動，使文藝的影響突破過去的狹窄的智識分子的圈子，深入於廣大的抗戰大衆中去！

「抗戰文藝」要肩負起這個巨大的責任，反映這一運動，推動這一運動，溝通這一運動，發揚這一運動，集合全國文藝工作者的巨大的力量，成爲全國文藝工作行進中的道標，使文藝這一堅强的武器，在神聖的抗戰建國事業中肩負起它所應該肩負的責任！也只有在戰鬥之中負起自己的任務，才能鞏固其本身發揚和光大的基礎！

本期目錄

發刊詞
紀念「五四」——爲大衆的文化而戰斗（論文） 適夷
「五四」文藝的戰鬥性（論文） 穆木天
人同此心（小說） 老舍
台莊一勇士（前線通信） 以羣
會務報告 總務部
外國文藝者在武漢 記者
文藝簡報 記者
本會啓事（二則）

紀念「五四」——為大衆的文化而戰鬥

適夷

五四，一個歷史的光輝燦爛的名字，今年，我們接迎它於全民族的英勇抗戰之中，感覺得無限的奮昂！這個衝破幾千年封建統制的頑强的堅壳，抗拒着帝國主義的迫害，由中國民衆的心坎中發出最初的怒吼，燃起最初的怒火的五子，十九年來我們年年以沉痛悲憤的呼號來紀念它的，今年卻用了燎天的炮火，遍地的血潮，前仆後繼的戰士的行列，再接再厲的艱苦的搏鬥！

掙舞於東京車站的巨拳，燃燒於趙家樓的烈火，是中國民族解放戰爭最初的前哨戰；整整十九年的歷史，每一頁都塗滿了中國英勇民衆的赤血，寫下了這一戰爭的戰績，而現在，我們從最壯烈的十個月的抗戰中，已開始迫近了勝利的途徑；由五四所交付給我們的神聖任務，我們快將予以澈底的完成。

五四所交付下的任務，是澈底毀滅封建的殘壘，粉碎帝國主義的進軍，完成民族的獨立解放，建設自由幸福的新中國。爲着進行這一鬥爭，必須發動全民衆的力量，而發動民衆又必須加强文化的武器；因此五四是一個民族解放運動，同時又是新的文化的建設運動。五四運動揚出了文字的改革，文學的革命，造成轟轟烈烈的白話運動，十九年來，配合着歷次的民族解放鬥爭，我們在文化上也不管周圍的環境如何困難，終於歷盡千辛萬苦，留下了不少的文化的光輝的功績。這一些光輝的功績，也是我們今天正以壯烈的戰，保衛它於敵人的殘酷摧燬之中的。

經過了新的文化洗滌，中華民族逐漸地消滅了陰私，貪婪，懶怯，萎靡……等等封建的毒瘤；經過了斬的文化的洗滌，中華民族逐漸地成長了精誠，互愛，自信，犧牲的英勇的精神，只有那一種毒瘤的消滅和這一種精神的成長，才能展開了全民族統一團結，共同禦侮的英勇抗戰，以至保障這一抗戰的堅持到最後的勝利。從十個月的抗戰，由初期軍事局部失利的寶貴的教訓，到第二期的開始進入勝利的途徑，更證實了文化抗戰力量的加强，是勝利的基本的因素。

現在，我們的勝利還只是在逐漸接近，還只是一個開始，日暮窮寇的敵人，還可能作更惡毒的反噬，戰爭的前途，還阻礙着比過去更增千百倍的艱苦，留待我們去一一克復的。我們還必須更千百倍的加强政治上統一和團結，軍事上的刷新和改善，民衆運動的開展和擴大，國際間同情和援助的積極爭取；而這一切，無一不依賴於文化力量的推動。我們不能否認文化力量的發揚和光大，直至今天還沒有到達它應有的高度，萬萬千千浴血苦鬥於抗敵前線的將士，在切盼着文化的供應；廣大的戰區，淪陷區域的民衆，在受着敵人的肉體以外的精神的迫害，廣大的農村還不少被埋葬於無知的黑暗之中，急切地需要文化的救濟。文化人已應該深刻地覺醒，把文化局限於知識分子的狹小範圍內，在今日的新形勢之下，已經是一種不可自恕的犯罪，沒有普遍的大衆的基礎，決不能有眞實崇高的文化，每個執筆桿的人應該在紀念第二十次五四的今天，宣誓爲大衆的文化而戰鬥！

外國文藝者在武漢

四月二十一日，漢口文藝界同人在德明飯店招待英國詩人奧登（W. H. Auden）和小說家伊修特（C. Ischerwood），席間二氏暢談對中國抗戰的觀感，對我國軍民的努力極致頌揚，認爲國際對我的協助，仍需要增進。奧登並當席寫十四行詩「中國兵士」一首，由洪深譯讀給大家聽，田漢也做了一首舊詩和他。

他們是英國新聞紀錄週報派來的，月前來華，在津浦北段視察了約有一月，預備寫作一部關於中國抗戰的專書。這次在前方已蒐得很多寶貴的材料。但他們還預備看一看江西的新四軍，四月二十九日，他們已乘輪離漢到南昌，還想繞道前線去。

◇ ◇ ◇

三位電影藝術者四月二十日從台兒莊歸漢口，二十二日下午，在普海春餐廳，有十四個團體歡迎他們。他們是：伊萬斯（荷蘭人），萬農（荷蘭人）和賈白（匈牙利人）。名導演和名攝影師。「今史」影片公司派他們來拍攝中國抗戰的有結構用活的事實編製的影片的，要作爲「今史」的第二部，第一部「西班牙大地」曾被選去年十大名片的第五位，這主持正義的反法西侵略的影片是震動了世界的。這次，他們目覩了我們的台兒莊的光輝的勝利，這偉大的史實，也將由他們帶給全世界的耳目的。

那天，同時我們也歡迎了紐西蘭的女作家惠爾金笙（I. G. Wilkinson 筆名 Robin Hyed），她是三月前來華的，她看見了中國的抗戰的各方面，她滿懷欣喜地說出她的對中國的熱望來，她要隨時把我們的英勇的戰績，寫作專文，寄回歐洲去。

現在，三位電影藝術家答應我們四個月後，這歷史上珍貴的影片即將放映在全世界的銀幕上。而惠爾金笙女士，則將再到各戰場去觀察。

五四文藝的戰鬥

穆木天

在現在抗戰的階段，去紀念「五四」，是一種特別有意義的事；在現在抗戰的階段，去理解「五四」，也可以更清楚地瞭得到「五四」的意義的偉大了。「五四」運動，是一個文藝革命運動，「五四」運動，更是一個廣大的民族革命的運動，尤其是，「五四」運動的那一種戰鬥性，是很值得我們去紀念，我們去學習的。

「五四」運動，是在廣汎的文化領域中，把文化這一種武器的戰鬥性，給發揮出來的。在文藝這一個部門裏，「五四」運動，特別地肯定出來它的戰鬥性。「五四」的新文藝運動，就是把文藝作爲一種戰鬥的武器而提出來的一種戰鬥的表現了。白話文學的提出，就是從以文藝作戰鬥的武器這個前提之下出發的。白話文學運動的實踐，就是在要把文藝作爲戰鬥的，武器的目標之下，而實踐起來的。

文學，是一種武器，但是，必須把文學深入到大衆裏邊，這一種武器，才能發生效力。對於大衆這個觀念，「五四」時代的工作者，是不是很清楚地獲得了，這又是一個問題。我們不能够不考慮到一切的客觀的限制性，强迫着「五四」時代的鬥士們去完成他們所不能完成的更進一步的完成。「五四」時代的鬥士們，對於文藝大衆化的問題，雖然沒有現在的人們那樣，有清楚的了解，但是，他們的要求裏邊，確是包含着文藝大衆化的這個要素。他們的大衆化的理解，是在時代的限制性中，所產生出來的產物。他們理解到大衆化的文藝，就是平民的文藝。那一種要求，就是要對準着那些危害着民族前途的封建勢力，用文藝這一種武器，作一種無情的鬥爭。他們要用文藝去武裝平民。這樣，就產生他們的平民文學的要求來。他們批判和破壞的封建勢力的危害民族革命的隊伍，而同時，他們更去建立爲民族革命而戰鬥的新的文化隊伍。肯定了文藝是武器的這一點，這是我們從「五四」的鬥士們所承繼過來的偉大的遺產。

爲的發揮文藝這個武器的戰鬥性，「五四」時代的鬥士們，提出了白話文學的主張來。在內容上，是要平民的，在形式上，也是要平民的。在內容上，是要戰鬥的，在形式上，也是要戰鬥的。作爲「五四」鬥士們的武器的「白話」，就是作爲一種戰鬥的表現手段而提出來的。要使民衆能接受這一種武器，使用這一種武器，必須使民衆有機會去接近這一種武器，去把握這一種武器。不好用的舊式武器，民衆不想用，可是，用不好而會有危險性的新武器，民衆也是不想用。前者，是覺得不中用，後者，是覺得怕用。只爲「五四」的鬥士們，把他們的工作的對象，因理解爲「平民」的關係，所以他們也只想到用文藝這個武器去武裝「平民」。這樣，他們把「白話」提示出來，也就是只認爲「平民」是戰鬥的戰鬥員的關係。爲的使文藝作品，達到平民，爲的使平民進而去表現自己，「白話」這種東西，確是一種有效的表現手段了。「白話」也就可以說是「五四」時代的鬥爭的語言了。「白話」，是被認爲平民的自己的語言的。那是使平民武裝自己的一個武器。「五四」的鬥士們，一邊提出了過去的用「白話」寫的文藝作品，如水滸，紅樓之類的重要的鬥爭的意義，有力地加以强調，而另一方面，去介紹歐美的近代的表現手段，以使中國的平民文藝成爲能同歐美諸國相並齊驅的機械化的隊伍。在這兩種幷行而不相背的目標之下，「五四」的文化的鬥士，在進行着牠的啓蒙的工作。雖然因爲先天不足後天虧損的原故，「五四」運動，只成爲一時的鮮花，但是，在中國的不健全的文藝鬥爭的發展中，「五四」時代的戰鬥精神，現在，還在支配在一些人的身上的。而且，這一種戰鬥的精神，我們還要更有力地繼續下去。

我們要繼續「五四」的精神，去加强我們的文藝上的抗日戰爭。我們要發揮我們的文藝的戰鬥性。我們要建立我們的大衆文藝。我們要建立我們的戰鬥的語言，大衆的話語。戰鬥的「五四」，是我們的民族的戰鬥的開始，今後，我們應是要拿着我們的武器文藝，把從「五四」開始的戰鬥更有力地開展下去。

文藝簡報

本會特派駐粵盛成，代表本會赴台兒莊勞軍。除攜帶大量「最勞前綫士兵書」外，並攜有一面「抗敵旗」一面。又本會理事郁達夫，亦代表本會赴前方勞軍。聞盛君二君在前方備受歡迎，現尚未首途返粵。

武漢文藝人聯誼會定五月三日借漢口總商會開本刻屆常會，出品迎爲豐富，會期三日。

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將發行週刊，創刊號定五月七日出版。

夏衍爲一救亡日報」事及四月二十八自廣州來漢，定五月五日返廣州。

何家槐，王亞平，柳倩，凌鶴等，新自前方來漢受訓。

章泯主編之「新演劇」，定五月中旬出版創刊號，由讀書生活社經售。

啓事一

啓者：本會成立已逾一月，以郵遞阻遲，邀請各地文藝界同人入會函表雖久已發出，至今尚未收齊，或且有竟未遞達者。如已接到，務希連同會費（一元至五元）早日賜下；如未接到，亦祈函索爲盼！再，本會所發函表，因調查未能詳盡，容有疎漏之處，尚希廣爲介紹入會是荷！

（會址暫設漢口中山路永康里四十二號）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啓

人同此心

老舍

他們三個都不想作英雄。年歲，知識，理想，都不許他們這沈醉在武松打虎或單刀赴會那些故事中；有那麼一個時期，他們的確被這種故事迷住過；現在一想起來，便使他們特別的冷淡，幾乎要否認這是自己的經驗，就好似想起幼年曾經偷過媽媽一毛錢那樣。

他們三個都不想作漢奸。年歲，知識，理想，都不許他們隨便的跪在任何人的面前。

可是，他們困在了亡城之中。在作英雄與漢奸之間，只還有一個縫子留給他們——把忠與奸全放在一邊，低首去作行屍走肉：照常的吃喝，到極難堪的時節可以喝兩杯酒，醉了就蒙頭大睡。這很容事，而且還近乎明哲保身。

是的，鑽到這縫隙中去，的確是沒辦法中的辦法。論力氣，三個人湊在一起，不過只能撅起一塊石頭來。就說能把這塊石頭拋出去，而恰好能碰死一個敵人，有什麼用處呢？三個人絕對抵不了成羣的坦克車與重砲。論心路，三個人即使能計劃出救亡綱要來，而刺刀與手槍時刻的在他們的肋旁；細起行刑搶去的囚徒是無法用知識自救的。簡直無法可想。

王文義是三個中最强壯的一個。差一年就在大學畢業了；敵人的砲火打碎了他的生命的好夢。假若他願意等着文憑與學士的頭銜，他便須先承認自己是亡國奴。奴才學士容或有留學東洋的機會，當他把祖宗與民族都忘記了的時候。他把牆上的一面小鏡打得粉碎，鏡中那對大而亮的眼，那個寬大的腦門，那個高直的鼻子，永將不能被自己再看見，直到國土收復了的一天。忘了祖國與民族？且先忘了自己吧！被暴力征服的人怎能算作人呢？他不想作個英雄，可是只有犧牲了自己才算是認識了這時代給予的責任。這時代的意義只能用血去說明。

他把范明力和吳聰找了來。兩個都是他的同年級而不同學系的學友。范明力的體格比不上王文義，可也不算怎樣的弱。眼睛不大水靈，嘴唇很厚，老老實實的像個中年的教師似的。吳聰很瘦，黃黃的臉，窄胸，似乎有點肺病；眼睛可很有神，嗓音很大，又使人不忍得說他有病。他的神氣比他的身體活潑得多。

『有了辦法沒有？』王文義並沒有預備下得到什麼滿意的回答的希望。反之，他却是想說出他的決定。

范明力把眼皮搭拉下去，嘴角微微往上兜着，作爲不便說什麼的表示。

『我們逃吧？』吳聰試着步兒說，語聲不像往日那麼高大，似乎是被羞愧給管束住。

『逃？』王文義低聲的問，而後待了半天才搖了搖頭：『不，不能逃！逃到哪裏去？爲什麼逃？難道這裏不是我們的土地？』

『我也這麼問過自己，』吳聰的語聲高了些，『我並不一定要逃。我是這麼想：咱們死在這裏太可惜，而且並沒有什麼好處。』

『是的，我們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可惜；三個人的力量太小，無益。』王文義點着頭說。忽然，他立了起來，提高了語聲像個演說家想到了些激烈的話似的：『可是，亡國奴是沒有等級的，一個大學生和一個洋車夫沒有絲毫的分別。再從反面來說不願作亡國奴的也沒有等級，命都是一樣的，血沒有高低；在爲國犧牲上，誰的血洒在地上都是同樣的有價值。愛國不愛國，一半是決定於知識，一半是決定於情感。在爲民族生存而決鬥的時候，我們若是壓制着情緒，我們的知識便成了專爲自私自利的工具。保護住自己，在這時候，便沒有了羞恥。站在鬥爭的外邊，我們便失了民族的同情與共感。去犧牲，絕不僅是爲作英雄；死是我們每個人該盡的義務，不是什麼特別的光榮。想偷生的人說死最容易，決定去犧牲的人知道死的價值。我不逃，我要在這裏死。死的價值不因成就的大小，而是由死的意志與原因，去定重輕。』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范明力的厚嘴唇好像是很吃力的樣子掀動着。『死不爲是急速結束這一生，而是把一點不死的精神傳延下去。』

『我再說，』王文義的寬腦門上漲出些紅亮的光：『這不是什麼英雄主義，而是老實的盡國民的責任。英雄主義者是乘機會彰顯自己，盡責的是和同胞們死在一塊，埋在一塊，連塊墓碑也沒有。』

『好吧，』吳聰把窄胸挺起來，『說你的辦法吧！我願意陪伴着你們去死！』

『我們先立誓！』

吳范二人也都立起來。

『吳聰，范明力，王文義，願爲國家而死，爭取民族的永遠獨立自由；我三人的身體與姓名將一齊毀滅，而精神與正義和平永在人間！』

『永在人間！』吳范一齊應聲。

一種純潔的微笑散佈在他們的臉上，他們覺得死最甜蜜，犧牲是最崇高的美麗，全身血好像花蜜似的漾溢着芬香。他們心平氣和的商議着實際的辦法。最難決定的——死——已被決定了，他們用不着再激昂慷慨的呼喊，而須把最高的智慧拿出來，用智慧配合着勇敢，走到那永遠光明的路上去。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們耳中彷彿聽到了微妙的神聖的呼召，所以不慌不怕；他們的言語中有些最美妙的律動，像是回應着那呼召，而從心弦上顫出民族復興的神樂。

×　×　×

在驅兒胡同的口上，無論多夏老坐着一個老婆婆。灰塵彷彿沒有撲落過來的朕氣，她老是那麼乾淨。窮困沒有能征服了她，她那隨着年紀而下陷的眼中，永遠深藏着一些和悅親善的光，無選擇的露給一切的人。她的職業是給窮人們縫補縫補破鞋爛襪子；眼邊沒有花，可是手總發顫，作不來細活計了。他的副業是給一切過路人一點笑意，和替男女小學生們，洋車夫們，記着誰：剛纔往南去了，或誰：今天並沒有從這裏經過，而是昨天太陽偏西的時候向北去了。這個副業是純粹義務的，唯一的報酬是年少男女都呼她『好媽媽』。有人說，她本是姓『郝』的。

城陷後，胡同口上好幾天沒有好媽媽的影兒。大家似乎沒理會這件事，因爲大家也都沒敢出來呀；即使大着胆出來，誰也顧得注意她：國土已丟失，一位老媽媽的存亡有什麼可驚異的呢？

可是，她到底又坐在那裏了。一切還是那樣，但她不能再笑臉迎人。還是那樣的一切中却多了一些什麼：她所認識的旗子改了顏色，她所認識的人還作着他們的事，拉車的拉車，賣菜的賣菜，可是臉上帶着一層孤愧。她幾乎不敢再招呼他們。那些男女小學生都不上學了，低着頭走來走去，連義勇軍進行曲也不再唱。大街上依然有車有馬，但是老有些出喪的味兒，雖在陽光之下，而顯着悲苦慘淡。活了六十多歲，她經過多少變亂，受過多少困苦，可是哪一次也不像這次這麼使她感到憤恨，憤恨壓住了她的和悅，像夢中把手壓在了胸上那麼難過。她看見了成羣的坦克車在馬路上跑，結隊的飛機在空中飛旋，整車的我們青年男女綑往那營去吃槍彈，大批的我們三四十歲的壯漢被鎖了去……這些都不足引起她的恨怒，假如這些事底下『沒有日本』這兩個字。活了六十多年了，她不懷恨任何人，除了日本。她不識字，沒有超過吃喝嫁娶穿衣住房的知識，不曉得國家大事，可是她知道恨日本。日本一向是在人們的口中，在她的耳邊，在她的心裏，久已凝成一塊病似的那麼可恨。沒有理由，沒有解釋，她恨日本，她似乎渺茫的才覺得她知道如牙，不是個只願一日三餐的畜生。現在，滿天飛的，遍地跑的，殺人的，放火的，都是日本，而日本這兩個字已經不許她高聲的說出，只能從齒縫唇邊擠擦出來。像牛羊在走向屠場時會落淚那樣，她直覺的感到不平與不安。

最使她不痛快的，是馬路那邊站崗的那個兵。牠對誰都想和善，可是對這個兵不能笑着點點頭。他的長刺刀老在槍上安着，在秋陽下閃着白亮亮的冷光。他的腳是那麼寬，那麼重，好像唯恐那塊地會跑開似的死力的踩着。那是『咱們』的地；好媽媽不懂得別的，那塊地是誰的她可知道的很清楚，像白布上一個紅團不是中國旗那樣清楚。她簡直不敢再往馬路那邊看。可是不看還無濟於事，那白亮亮的刺刀，寬重的脚，時時在她的心中發光，踩壓。

她慢慢覺出點奇怪來：爲什麼咱們不去揍他呢？揍人，是她一向反對的事，可是現在她覺得揍那個兵，日本兵，是應當的。揍，大家不但不去揍他，反倒躲着他走呀！咱們的那些壯小伙子簡直沒有心胸，沒有志氣，沒有人味兒！假若他有個兒子，要去揍對面的那個兵，她必定是樂意的，即使母子都爲這個而砍了頭，也是痛快的。

她不願再坐在那裏，但又捨不得離開：萬一在她離開的那會兒，有人來揍那個不順眼的東西呢！她在那裏坐着更久了，那個東西彷彿吸住了她。他簡直像個臭虫，可恨，又使她願意碰見——多嚐幾有人來用手指捏死他呢。她血液中流着的那點民族的生命力量，心中深藏着的那點民族自由自立的根性，或者使她這樣憤怒，這樣希望。殺了這個兵有什麼用處？她不知道，也不想去思索。她只覺得有他在那裏是種羞辱，而羞辱必須洗掃了去。正像個小姑娘到時候就懂得害羞，這位老婆婆爲着民族與國土——雖然連這個名詞都不會說——而害羞。凡是能來說或打這個兵的，她便應當呼之爲——容或她會說這個——英雄。她的心目中的英雄不必是什麼紅鬍子藍靛臉日人物，而是得上來來往往的那些男子，只要他敢去收拾那個兵。在她的心中，在王文義的心中，在一切有血性的人的心中，雖然知識與字彙不同，可是在這時節都會唱出與這差不多的歌來：

『國土的乳汁在每個人血中，
一樣的熱烈，一樣的鮮紅；
每個人愛他的國土如愛慈母，
民族的搖籃，民族的坟墓。
驅出國境，慘於斬首；
在國土上爲奴，終身顫抖，
是鬼魂受着凌遲，
啊，鬼魂受着凌遲！』

她等着，等着那英雄，那平凡而知道盡責任的英雄。啊，那兵又換班了，一來一去，都是那麼兇惡。啊，大隊從南向北而去了，刺刀如林，閃亮了全街。啊，飛機又在頭上了，血紅的國光在兩翅上，污辱着青天。我們的英雄啊，怎麼還不來？還不來？老媽媽的盼禱，也就是全民族的呼聲吧？

老媽媽等了許多天，還沒把那英雄等來。可是她並不灰心，反倒加緊的盼望，逢人便低聲的打聽：『咱們怎樣了呢？』那洋車夫和作小買賣的之中也有會看報的，說給她一些消息。可是那些消息都是日本人製造出來的，不是攻下這裏，便是打到某處。那些地名是好媽媽一向沒聽到過的，但是聽過之後，她彷彿有些領悟：『咱們的地眞大！』同時，她就更盼望那件事的實現：『咱們怎不過去打他呢？哪怕是先打死一個呢？』她的針尖順着拉線的便利，指了指馬路那邊。『好媽媽，你可小心點！』人們警告她。她揉揉老眼，低聲的說：『他不懂，我們的話，他是鬼子！』

好消息來了！拉車的王二拿着雙由拉圾堆上拾來的襪子，請好媽媽給收拾一下。蹲在她旁邊，他偷偷說：『好媽媽，今天早上我拉車到東城，走到四牌樓就過不去了，鬼子兵把住了街道，不准車馬過去。據說我們兩個小伙子，把他們的一車炸彈全燒完，還打死他們五六個兵！』王二把挑起的大指急忙收在褲口中，眼瞧了馬路那邊一下，剛碰到刺刀的光亮就收了回來。『倆小伙子都沒拿住，』他的聲音更低了些，可是更有力了些。『吃過飯，我又繞回去，那裏還不准過人呢！聽說那倆小伙子是跑進一家小肉舖去，跑進去就沒影兒啦。好媽媽，你看肉舖的人也眞有胆子，敢把倆小伙子放走！我們有有骨頭的，好媽媽？』

好媽媽幾天沒見過的笑容，由心中跳到臉上。『要是有人敢打那邊的那個東西，我就也敢幫忙，你信不信？』

『我怎麼不信？我要有槍，我就敢過去！好媽媽你別忙，慢慢的咱們都把他們收拾了！有了一個不怕死的，接着就有十個，一百個，一千個，是不是，對不對？』王二十分困難的把語聲始終放低。

『你看，魚市上木盆裏養着鱔魚，必須放上一兩條泥鰍。鱔魚懶得動，日久就臭了。泥鰍愛動，弄得鱔魚也得伸伸腰。我就管那倆小伙子叫作手們的泥鰍，他們一動，大家夥兒都得動。好媽媽？』

『誰說不是！我看這兒等着，說不定明天就有人來打他，』隨着『他』字，好媽媽的針又向外指了指。『他要是倒在那兒，我死了也痛快！我不能教小鬼子管着！』

第二天，好媽媽來得特別的早，在遇上熟人之前，已把笑容遞給了紅紅的朝陽。

可是一直到過午，並沒有動靜。『早晚是要來的！』她自言自語的說。

都快到收活的時候了，來了個面生的小伙子，大眼睛，寬腦門，高鼻子。他不像倘窮人，可是手中拿着雙破襪子。好媽媽剛要拿針，那個小伙子攔住了她。『明天我來取吧，不忙，天快黑了。回家嗎？一塊兒走？來，我給拿着小管！』

一同進了驢兒胡同，少年低聲的問：『這條胡同裏有穿堂門沒有？』

好媽媽搖搖頭，而後細細的端詳着他。看了半天，她微微一笑：『我知道你！』

『怎麼？』少年的眼亮得怪可怕。

『你是好人！』好媽媽點頭讚嘆。『我告訴你，這裏路南的第十個門，有個後門，可是沒法打穿堂兒，那是人家的住宅呀。』

少年沒有言語。好媽媽慢慢的想出來：

『行！我要準知道你什麼時候來，我可以託咐倒髒土的李五給你開開門。』

少年遲沒有言語。

『你的心，我的心，都是一樣！』老媽媽抬頭望了望他。

『什麼意思？』

『我說不明白！』好媽媽笑了。『你是念書的人吧？』

青年點了點頭。

『那你就該懂得我的話。』好媽媽的臉上忽然非常的嚴肅起來：『告訴我，你明天什麼時候來？我不會賣了你！』

『我明天早晨八點來！』

『就是賣杏茶的周四過來的時候？』

『好！賣杏茶的過來，那個門得開開！』

『就是！』

『你知道我要幹什麼？』

『知道！』

『啊？』

『知道——你的心，我的心，都是一樣！』

次日，好媽媽早早就到了。她坐了好像一年的樣子，纔聽到周四失火的噪音漸漸由遠而近：『杏兒——茶喲。』好媽媽的手哆了起來，眼睛釘住那邊的剌刀尖——一個小白星似的。『杏兒——茶喲。』周四就快到她面前了，她的眼幾乎不能轉動，像黏在了剌刀尖上。忽然，直像一條黑影兒，由便道上閃到馬路邊的一顆柳樹後，緊跟着，槍響了，一聲兩聲。那個兵倒在了地上。南邊北邊響了警笛。那條黑影閃進了驢兒胡同。倒在地上的兵立了起來，趕過馬路這邊。南邊北邊的『崗』，也都趕到像作夥的鱔似的，匆忙的過了句話，都趕進胡同中去。好媽媽停止了呼吸。等了許久許久，那些兵全回來了，沒有那個少年，她喘了口氣，哆嗦着拿起那雙襪子來，頭也不願再抬一抬。

也就是剛四點鐘吧，她想收拾回家，她的心裏堵得慌。正在這麼想，取襪子的來了！她幾乎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愣了一會兒，她把襪子遞給他。他蹲在一旁，看着襪子，低聲的問：『早晨我打死他沒有？』

好媽媽微微搖頭。『他裝死兒呢，一會兒就爬起來了。』

『嗆！下回得用炸彈！』他一邊說着，一邊掏出一塊錢的票子來：『媽媽，和李五分吧。』

『留着用吧，我不要！』好媽媽擺了擺手。『你要是有槍啊，給王二一隻，他也願意幹。』

『有的是人，媽媽！』

『你姓什麼呢？』

『暫時沒有姓名，』少年立起來，把襪子和錢票都塞在衣袋裏，想了想：『啊，也許永久沒有姓名！再見，媽媽！』

『哎，下回來，打準一點！』好媽媽的心裏又不堵得慌了。

○○○

他們三個又坐在一處，互相報告着工作，並且計劃着以後的辦法。

范明力的厚嘴唇彷彿更厚了些，增加了沈默剛毅的神氣。吳聰的窄胸似乎已裝不下那些熱氣，挺着細脖，張着點嘴，像打鳴的鷄似的。他——不像范明力——有點按不住他的得意，越想那三日來的成績越高興。王文義不得意，也不失望，而是客觀的執拗着：

『咱們的成功與失敗都沒關係，唯一的好處是把未死的人心給激動起來了。咱們的心，大家的心，都並差不很多。我們只是作了應該作的事，至多也不過是先走了一步而已。好吧，我們商量明天的事；就熱打鐵，教這座城必定變成敵人的坟墓！』

台莊一勇士

——記三十一師李營副底談話——

以羣

是四月一日底早晨，敵人正集中着炮火猛攻早刻給咱們奪回的碉樓。一顆顆大紅的砲彈攜帶濃烟，飛舞在碉樓底四周；隨着震天動地的炸裂聲，殘磚碎瓦像冰雹似地飛濺着。眼看着保衛碉樓的弟兄們一個一個地在漫天烟火當中倒下來了。我跨過弟兄們底殘碎的屍體，一個個熟悉的面影隱現在我底眼前，然而我却沒有餘裕低下頭去察看一下已死的弟兄們底臉子。正在燃燒着的房屋底焦味混和着硝烟血腥，一陣緊一陣地撲到鼻子裏來，使人忘懷了人間還有春底氣息。

在那碉樓底跟前，瓦礫和屍體已經填塞了通路，我抬頭望了一下，在烟霧中，已經消失了碉樓底頂層。砲彈底轟聲突然停息了，接着是一陣聽不清白的「呵，呵……」的喊聲，從敵人底陣地裏送過來，我知道這是敵人衝鋒肉搏時的喊聲。

——死守碉樓的兩排弟兄，到底還剩着幾人呢？

我想着，趕忙跳過橫在面前的瓦礫和屍體，帶爬帶奔地衝上那殘存的碉樓底第二層。樓裏靜悄悄的，沒有什麼響動。

——啊，兩排弟兄全犧牲了嗎……，這碉樓……

我心裏像被投了一個炸彈，人有點昏昏沉沉的，然而，脚步是加得更緊了——向那面對着敵人的窗口奔去。

「報告，你是營長嗎？」

像暗夜裏爆出火花，一個不像人叫的嘶啞的喊聲，震醒了我的頭腦。舉着手站在面前的是一個矮小的身體，血跡，硝煙，泥污，已經將他底臉塗得不像一個人了。然而，這一個僅存的不像人的人却鼓勵了我，使我相信：

——咱們還有人在，碉樓還保得住！

「是羊，我就是，怎麼樣？」

我沒有工夫對他解釋說「我不是營長，是營副」。

他沒有聲音，用力地從胸角上扯下了符號，遞給我，說：

「交還給您，我不回去了！……」

我神經錯亂了，這是怎麼回事，僅存的一個弟兄，他不幹了嗎？可是，沒有等我想清白，他又踏着脚，嘶啞着喉嚨喊了：

「咱們的兩排人全犧牲了！可是，這樓，就這樣丟了嗎？不，有我一個，就得守！不要命，得給弟兄們討債，一排抵一排，我得幹够本兒！……」

我清醒了，看了一下手裏那條黃污的符號，我清清楚楚地記得那上面現着幾個斗大的字：「二等兵王來生」。

「好，好兄弟……」不知怎的，我喉嚨哽咽起來了，眼睛也有點潮，「有一個人活着，也得守這碉樓，這碉樓一失，我們就保不住這一角地，也就保不住整個台兒莊寨子，……你要什麼，我都給你！」

「手溜彈，手溜彈，……够用的手溜彈……」他喘着氣，沒等說完又跳到了窗前去，使勁地拋擲着剩下的手溜彈。

「呵，呵……」的敵人底喊聲在不斷的手溜彈底炸裂聲中破碎了。

我跑下樓去提來了滿滿的一筐手溜彈，放在他身邊；他瞥了一眼，從容地笑了：

「還有嗎？要賺鬼子底命，得多賠點本兒！」

「有的是，你放心幹吧，好兄弟！」

我又搬來了整整一箱未開封的手溜彈，放在他後面。

像一切都得了解答，他安靜地坐在那裝手溜彈的木箱上，眼從窗孔裏盯着向碉樓衝來的鬼子，在他們剛跑近的時候，一個手溜彈準準地擲過去，眼看着一羣羣的鬼子兵在並不雄壯的炸裂聲中，像狂風中的枯草似地，零亂地倒下，灰黃色的鋼盔映着透過砲烟的微弱的太陽，閃灼着陰森的光影。

我以穩定的脚步一級級地踏着碉樓的階梯走下樓來，敵人底喊聲逐漸地零亂而微弱起來；祇有槍彈還是像撲燈的飛蛾一樣，「滋，滋」地向破毀的碉樓撲來，嗒地打擊在石砌的樓壁上，又彈了回去。

兩個鐘頭之後，碉樓底一角漸漸地平靜起來了，手溜彈的炸裂聲，跟着敵人底喊聲逐漸地稀疏，終歸於沉寂了。

「王來生呢？他還活着嗎？」

我又從別的戰壕中向碉樓走去，迎面來的却正是他——二等兵王來生。他躺在担架上，臉部，胸部，手部，腿部……都受了彈片底擦傷，然而，他還是健康的。

「兩排敵人，消滅了……兩排……」

他躺在担架上，比着兩個手指，像夢囈似地喃聲地喊着。

「好兄弟，你勝利了！」

我自言自語地說着；他大概沒有聽見，被抬着淡往後方去了。

回頭，看看那破毀了半壁的碉樓——它還是儼然地屹立在煙霧中，樓頭已經整然地站着新增派上去的我們底弟兄。

——碉樓還是我們的！

我興奮得想大聲喊出來。淚水模糊了我底眼睛。

由於二等兵王來生兩個鐘頭的苦鬥，這碉樓終究保住了！

會務報告小引

總務部

籌備會的錢已花光，成立大會的補助金還沒能全領下來，巧婦難爲無米之炊，成立大會是煇煌燦爛的過去了，拿什麼去辦事呢？窮自有窮辦法：先召集理事會，推舉出常務理事來；有人就有辦法！常務理事馬上就職，開會，籌款。請會員交會費，自是最合理的，可是遠水不能近喝，山南海北，一時哪能交齊？以身作則，常務理事先掏錢吧。當場收了幾十塊，趕緊就去印信封信紙，買各樣的簿冊，刻圖章，備筆墨。有了這些東西，纔能上公文，請求黨政機關發給補助——分頭去接洽自然是必要的，車錢自己墊。誰來管理這些文件呢？總務部按章應設庶務會計文牘等人員，可是薪水並不能自天而降。於是大家決定先請一位略受津貼的幹事，自兼三職，自拉自唱；而各部幹事都須到會辦公，發動一切。

就是這麼樣，會務開始活動開。該寫的，該印的，該發出的，該存記的，該辦的，該籌劃的，大家七手八脚都一擁而上。到前線慰勞的代表出發了，帶着錦旗和慰勞書；經費先自己墊上，回來再算賬。爲武漢各界擴大宣傳週所寫的文章也連夜趕齊，特刊，小冊子，函信，都交了卷。還得出會刊，是的，出版部主任，你就去辦吧。他忙起來，許多人自動的願作幹事，好在章程上幹事是若干人，多多益善。座談會也要舉行的。給軍士寫讀物也事在必辦……

的確是沒閒着，自然外間也許不大理會。一切都剛開頭，而錢是那麼不寬綽。外埠的理事和會員也許連會裏的信還沒接到一封。請別忙，郵遞是眞慢，而我們的文牘只有兩隻手，又兼任會計與庶務！

慢慢來，一定都有辦法。請求補助已有批示，不久就能拿到錢，會刊一出來，各地消息自然靈通，而該進行的事必定一樁樁的都辦起來。希望各處的會員早交會費，多一個錢就多作一分事，決不存在銀行專爲生利。希望大家都給會刊寫文章，多給會裏來信，說明各處要本會作的是什麼，和大家要給本會作的是什麼。在武漢的與在各處的朋友都能忙起來，會務纔能日見發展。凡是本會不週不到之處，請大家不要只友善的原諒，還要發問，指示，以期共勵齊進。好，算是會務報告的帽兒。

秘密的中國

德 立基作 譯

基希是今日世界最大的報告文文學家，此書是一二八抗戰中國的忠實紀錄。有淞滬大戰的勳績的圖畫，上海和北平社會的深刻的透視，留華外僑的生活的描繪，其中包含着中國人應該知道而很難知道的許多驚人的秘密。它的明白而有力的筆觸，可以使從事文藝工作的青年，從這裏窺見現代新型文學的典範，關心今日中國社會的人們，更可以增進無限新的知識。本書最新出版，實價每冊國幣六角。

謝冰瑩著

新從軍日記

不日出版

天馬書店出版

漢口交通路生成里六號

重版新書

知識的應用

艾思奇著 實價四角

本書的特色是用正確的理論解答讀書方面的重要問題。內容涉及寫作及讀書方法問題，理論問題，科學問題，政治經濟問題，教育問題，等各方面問題，都是加過精選，爲大多數人所需要解決的。讀了這集子，多少可以把許多常常碰到的問題當解決，一方面還可以藉此知道要怎樣應用我們的知識，才可以解決許多其他的問題。（五版）

新文學教程

維諾格拉多夫是蘇聯一位有名的青年文學理論家，本書對文學問題，典型，性格描寫，結構，風格，方法，形式等一都有確正確，明瞭，有系統的敘述，對於初學文學的人是一部最完備的入門書。（再版實價四角）

怎樣作寫作

高以再二 打回老家去 翻譯 張庚編 版角 五版

戲劇集——茅盾著 分 五角

讀書生活出版社發行

計址 漢口交通路銘賢坊一三三號 重慶武庫正街三十號

會報編委會

王平陵 田漢
安娥 朱自清（昆明）
朱老潛（成都） 成仿吾（延安）
老向 老舍
吳組緗 宋雲彬
周文（成都） 郁達夫
胡風 胡秋原
茅盾（香港） 徐炳昶
姚蓬子 馮乃超
夏衍 陳西瀅
張天翼（長沙） 舒羣
陽翰笙 葉以羣
葉紹鈞（重慶） 適夷
鄭伯奇（西安） 鄭振鐸（上海）
穆木天 錫金
鍾天心（廣州） 豐子愷
羅稼

啓事二

啓者：本刊爲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之會報，凡係會員一概贈閱；並希踴躍賜稿，無任歡迎！通信處如有遷易，祈早示知，以便按期奉郵。本刊啓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會報

抗戰文藝

三日刊

2

每逢四·七·十出版

總經售　漢口合記書店（漢口交通路四號）
發行所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
編輯人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會員部
編輯委員會　馬宗融　胡風　蕭軍　蕭乾　羅烽　白朗　舒群　艾青　田間　聶紺弩　丁玲　老舍　沙汀　葉以群　蔣牧良　戈寶權　冀汸　羅蓀　孔羅蓀　陳紀瀅　王平陵　王魯彥　王西彥　王亞平　王任叔　王統照　王禮錫　王瑩　王冶秋　王獨清　王集叢　王莘耕　王魯彥　王西彥　王亞平　王任叔　王統照　王禮錫　王瑩　王冶秋　王獨清　王集叢　王莘耕
登記證　內政部執照第一六一號
定價　每份三分　預定三月八角　半年一元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
通訊處　漢口新生路三十一號
代售處　各地書店報攤

第一卷　第二號
二十七年五月七日出版

走向勝利的五月

戰鬥的五月，留下無數英雄的血，爲我們被壓迫的祖國，開闢了解放的道路！創痛的五月，留下莫大的民族的恥辱，使我們跋涉於艱苦道中的中國民衆，負荷了更沉重的担負

我們曾多有把先烈英雄所交托給我們的鬥爭，到達於勝利的完成；我們也曾沒有把我們民族所蒙受的恥辱，給予徹底的滌洗。因此每一個戰鬥的五月，每一個創痛的五月到達到我們前面的時候，我們總感得無限的悲憤，無限的沉痛。

然而我們戰鬥着，十年，二十年，……我們始終在戰鬥着，我們對於戰鬥的決志，一年更比一年地堅强；我們對於勝利的信念，一年更比一年鞏固。我們看見我們的民族，在戰鬥里成長，在苦難里茁壯！

我們的戰鬥，從呼號，奔走的行列，漸漸地凝固了血肉和鋼鐵的隊伍，從口頭和文字的吶喊，擴大爲槍彈和巨砲的叫吼。我們整個的民族，不分階級，不分派別，不分政府和民衆，四萬萬五千萬顆心化成了一顆，四萬萬五千萬個人化成一個碩岸無比的巨人，四萬萬五千萬對臂膀舉起來，四萬萬五千萬雙目光集注起來，對準着我們民族的大敵！

我們的大敵——日本帝國主義，他再不能够賣弄他的故技，來挑發離間我們了，可以被他們播弄賊使的封建餘孽，像衰世凱這樣的傢伙，二十四年以前可以爲着自己妄圖帝制的陰私，不惜出賣整個民族，接受二十一條件的現在早已被我們革命的民衆消滅無餘了，搖尾乞憐，賣身求榮的僞組織的漢奸逆賊，也早在英勇的民族吼聲之前，顯出狼狽困憊的醜態，走進了山窮水盡的末日了。

我們的民族像巨人一般的站立了起來，二十一條，滬戰協定，塘沽協定，以及其他一切不平等條約給我們民族所加的鎖鍊，已經開始在我們民族的怒怨的顫起中，寸寸碎裂了。

不管歷史所付予的担荷是多麼的沉重，不管我們的敵人是何等的强悍和狠毒，我們求生存求解放的無畏的戰鬥，終將獲得必然的勝利。

動員更偉大的民衆的力量，擴大這個神聖戰爭的行列。不但盡盡人力，財力，物力，而且高揚我們的精神的動員，持續我們的戰鬥，直到我們勝利的最後！我們的敵人，已經在侵略中一天更比一天的現出了他們的疲乏，而我們，將愈戰愈强，在戰鬥中，生出新的戰鬥的力量！

這個戰鬥正在白熱的程度中，它漸漸地追近了勝利，到今年爲止，以光榮的勝利洗清民族的恥辱，已經是將要到臨的事實，創痛的五月將成爲勝利的五月，只待我們更英勇的進軍，進軍！

本期目錄

走向勝利的五月　
論現階段的文學主題（論文）　姚雪垠
平漢隴海津浦一帶（通訊）　郁達夫
炮火下的孩子（小說）　魯彥
在五一節兵工廠的晚會里（報告）　魯黎
寄語我兒飴（漫畫）　豐子愷
難童謠（歌謠）　平林
文藝簡報　記者
會務報告　總務部

論現階段的文學主題

姚雪垠

隨着第二期抗戰形勢的穩定與好轉，隨着軍事與政治的逐漸進步，文學方面也活躍起來了。在紙價飛漲，運輸不便，種種困難條件之下，文藝刊物仍能不斷的增加，這固然一方面表現了文藝工作者鬥爭情緒的熱烈，另一方面也表現了這一種鬥爭武器多麼爲時代所需要。我們再看一看武漢幾家書店每月印行了幾十種，甚至百種以上的小冊子，大部分都是採取速寫的或報告文學的形式，這證明了文學所秉賦的大衆性最爲强大，因之，它無疑的是一種最能發揮普遍與深入的效果的文化武器。然而我們卻不能不指出來目前文學的一個嚴重現象，就是，它還沒有同抗戰形勢密切的配合起來，而往往是喘着氣在後面追趕。

在鬥爭激烈得無以形容的現階段，最好的文化武器，却犯了與抗戰形勢此節的嚴重現象，我們應該感到慚愧和惋惜。這現象發生的第一個原因，是由於一部分文藝工作者和實踐脫離。他們不能在尖銳的鬥爭行動中教育自己，不能在尖銳的鬥爭行動中把握着一般的需要。他們把自己關在屋子裏面，憑着傳聞，憑着想像，憑着熱情，憑着技巧與天才，所寫出來的東西只能是浮面的，空洞的，甚至是歪曲。這些作家們本身既不站在鬥爭的尖端，他們的作品當然不容易成爲時代所必需。

第二個應該指出來的原因，是由於一部分實際參加鬥爭生活的文藝工作者對於政治的和哲學的修養不够，不能更深刻的去了解現象的本質，也不能從側別的現象中看出互相的聯系，更不能緊緊的把握着客觀形勢的演進過程，以及每個形勢對于文學的主要要求。因之，這一部分的文學作家們也往往看見一點而忽略了全體，往往有典型人物而沒有典型事件。更因此，在第一期抗戰中他們把文學當做了單純煽動情緒的工具，到抗戰現階段他們還是把它當做單純煽動情緒的工具。在一班作家心目中時時刻刻的想着他自己的「鐵流」和「夏伯陽」，輕輕的放過了後方的「平凡事件」。他們爲戰地生活，往往看見遊擊隊而看不見民衆；縱然寫了民衆，這些可憐的民衆也往往被作家剝去了他們的戰鬥性和鄉土氣味。

從「八一三」以來，全國同胞對于「强化統一戰線」，「實現民主政治」，並在三民主義的最高原則下「改善民衆生活」與「刷新政治機構」一致熱烈的注意着，討論着，推動着。然而許文學上，對這些全國所關心注意的問題却沒有什麼反映。難道我們的文藝工作者沒看見統一戰線工作的重要與艱苦嗎？難道沒看見下層政治機構的腐敗和產生的像强派救國公債和抓壯丁一類現象嗎？難道我們不要爲三民主義今日中國所必　嗎？關于統一戰線問題，我們隨處皆可以找到經驗與題材，雖然有時不宜正面表現，難道不可以側面反映嗎？……固然，我們不應機械的使文學爲每個政治現象服役，但我們也不能使文學與政治脫節。

在平時藝術尚且應該配合着政治爲革命服務，何況現在是什麼時候。

文學同政治的脫節，不僅是如前邊所指出的，同樣的也表現在一般的問題上。在目前，縱然走到荒僻的鄉村，老百姓也知道鬼子可惡，至于作爲新文藝讀者對象的知識青年，更不需要文藝作家告訴他們應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他們所需要知道的是如何的組織起來，行動起來，如何的克服工作困難，如何的養成一個戰士的警覺性。因此，我認爲現階段的文學應該特別强調主題的組織性和教育性。比如，我們現在寫一個部隊怎樣的勇敢，其效果不如寫這個部隊是怎樣的打勝了敵人，並怎樣的受了挫折。寫一羣鄉村工作者如何的努力，如何的堅決，其效果也不如寫他們工作中遇着些什麼困難，并如何把困難克服，或甚至犯了錯誤。寫意識落後的人物怎樣轉變向抗日方面，怎樣在工作中把自己鍛鍊成一個很好的戰士，這一類的主題在如今也是非常需要的。寫一枝游擊隊的組織過程，戰鬥經驗，也許比一本「游擊戰術講話」更能發生力量。關於漢奸的題材，寫的人還非常稀少。漢奸的被審問，被槍斃，被活埋，固然都能寫成爲一篇動人的文章，但人們既然都知道漢奸是該殺的，這題材也只能叫人快心而已。倘若能寫出來漢奸的產生的客觀原因，活動情形，以及內心的衝突與痛苦，不僅可以表現出每改造的社會問題，可以教育讀者對于漢奸的警覺性，並且，請不要罵我是「革命的尾巴主義」者吧，還可以給某些小漢奸指示出一條光明的出路。總之，不管寫什麼題材，我認爲都應該特別强調主題以組織性和教育性。但這必須作者能把握住對社會，對政治，和對當前鬥爭形勢的正確理解。高爾基的「母親」之所以成爲偉大著作，被列寧稱做「很滴當其時的一部書」，正因爲「母親」一書有着神聖的忠實於革命的精神。

（一九三八年四月于武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平漢隴海津浦的一帶

郁達夫

爲避勞前線將士并視察戰區情形之故，十日前曾到過魯南的火線之上。我們所見到的台兒莊，利國驛，及黃河南岸的陣地，都堅守穩固，敵人一時，決不容易撼動。先從黃河南岸的陣線來說，敵人氏欲拚死命打通津浦一線，所以黃河北岸的守兵，大部分已從山西河北河南境內抽調到魯南去了；沿黃河一帶，只有我們的游擊隊向北派出活動的可能。實際上，在鄭州，曾見到了許多渡河北擊的壯士們，秦凱之後，擄帶回來的戰利品，如砲彈，鋼盔，日文的信件日記之類。在河北岸平漢沿線的游擊部隊以內，我們曾日間俘獲了許多敵人的高大戰馬；現在因河水高漲，不易南渡之故，這些敵馬暫時仍養在北岸的我軍陣地之內。

據守黃河的將士，日夜只在戰壕內嚴密監視着北岸，敵人一點兒也不敢鬆些踪影。因爲我們南岸的守兵，早了敵人的暗影之後，就可以發砲告知北岸的我軍，包圍殲滅的緣故。

黃河南岸的景色，單調得非凡，春意雖則漸漸濃了，但堤上堤下，總仍是一片的黃色；樹林青草的綠陰，都掩不住幾百里路的泥沙地殼；所以守河防的將士們，大家都希望我們在後方的執筆者，能多送些士兵的讀物，及足以娛樂暇時的圖書刊物等印刷品去，藉資消遣。文人在戰時所應做的工作，我想當以此事爲最重要。或者我們大家來發動一種書的運動，將我們所讀過的定期刊物，書報小說之類，統統捐助出來；送上各戰區的後方辦事處去，請他們轉送前線，分給守土的將士們閱讀。這豈不是輕而易舉的一件事情麼？

台兒莊的大捷之後，敵人鷄破了胆，不敢再冒昧地來作正面的攻擊了；因而最近，敵人只在台兒莊的東北，臨棗支線，鄒城邳縣一帶迂迴死攻，據說係西叛運動軍。但是攻來攻去，敵人增援了數次，我們的陣地，却依舊是穩如鐵壘。當然一村一莊的推退，是常有的事，但就是周圍不過二三里方的一村一莊，敵人要想伸展一步，也必須付出幾百人，甚至幾千人的代價。因此，津浦北段正面的韓莊利國驛一陣，倒現出了沈寂的狀況。敵我隔運河而相對，兩邊相去，不過幾十丈寬。敵人戰壕裏的人影，我們可以看得見，看見時就發一槍。有幾處狹隘的地方，兩面的話聲，也都可以聽得清楚，可見兩地裏的談話，是士兵們最忌的一種動作，因爲纖話聲之後而來的就是砲聲。

我們的機械化部隊雖則不多，但是我們的血肉彈丸與精神堡壘，却比敵人的要堅强到三百倍，四百倍。沒有到過前線的人，對我中華民族將次復興的信念，或有點兒疑慮。已經到過前線的人，可就絕對地不信會膽生動搖了。最後勝利，必然地是我們的。你不，你就瞧！兵士們的精誠奮勇！老百姓們的扶助協力！反過來，一面却又是敵人們的長驅與不振！卑劣與殘暴！

津浦線是穩定了，在這一月內，我們恐怕更要向南向北，發展我奮勇殺敵的神威！

五四紀念日。

文藝簡報

盼望已久的魯迅先生全集，最近由留守上海的文藝界同人，集資出版；由胡愈之主持其事，委托開明書店總經售，現在已發實預約，每部定價十四元。

瞿秋白氏生前譯述之藝論文，會由魯迅先生編訂爲海上述林上下兩卷，捐資印行，尚有氏歷年關於文藝的論著，其數量不下於述林，現由上海某君繼承魯迅先生遺志，編訂成集，開大部已在印刷中，不久即可出版。

在雞公山不幸犧牲的東北青年詩人李曼霖，他的遺著「高粱葉」，最近將由上海雜誌公司重版，內容增加了許多對於個人的追悼紀念文字。

前代表政治部往前線勞軍的本會常務理事郁達夫，已於三日完成任務，回返武漢，他還有意往西北前線一行。郁氏同行代表本會出發勞軍的本會常務理事盛成，因參加五月四日舉行的徐州文化界抗敵協會成立大會，不及與郁氏同歸。

內政部季陸氏，於五月四日邀請留居武漢的詩歌作者，在華德咖啡店舉行座談會。原因是蕭氏在第五路軍中舉辦詩歌獎金，金額共一百元，獲選者爲莊重，章文龍二氏，席間由穆木天朗誦莊重的詩，臧克家朗誦章文龍的詩，復由高蘭朗誦自作朗誦詩一首，末由錫金王瑩高蘭分段朗誦瞿秋白遺譯普希金詩「茨岡曲」，因譯筆用口語，音調復好，故以後者較成功。

砲火下的孩子

魯彥

一等兵李紀明忽然蘇醒過來了，只覺得渾身疼痛得厲害，好像躺在刀山上。

「完了……」他想。

他記得很清楚，剛才是和一百多人衝鋒上來的。一片排山倒海的喊殺聲，人就跟着大刀槍刺，橫衝直撞的造了敵人的隊伍裏。這一次，日本鬼子可真吃虧了！一個個嚇得魂飛魄散，敢了手脚，不曉得抵抗，也不曉得逃跑，只是橫七豎八的倒了下去。李紀明一個人，殺了多少日本鬼子，連他自己也算不清，只記得比砍瓜切菜還容易，不費絲毫氣力。

可是他自己又怎麼倒下來的呢？他完全不明白，好像是閉上眼睛，往地上一躺，就睡熟了，卻想不到一覺醒來，渾身刀割一樣痛。這明明是受了重傷。

「完了，」他想，「今天到底爲國家死了……」

他不覺微笑起來。死是每一個人都逃不脫的，但也有值不值。這樣的死，正是他頂願意的。爲救中國，死在戰地裏，比什麼都有價值，比什麼都光榮。他來到前線，從來就沒夢惜過自己這微性命。現在，他就要死了，沒有什麼懊悔，也沒什麼捨不得，心地非常的平靜，平靜得好像心跳也在停息下去，三魂七魄慢慢離開了軀殼，覺得渾身的疼痛也漸漸減輕了。

一個多麼有趣的夜呵！漆黑的天空，一粒粒白亮亮的明星，眞比時髦的花布漂亮得多了！他竟有這樣好福氣，能够死在這樣的夜裏。這簡直不像是戰場，什麼聲音也沒有，倘使日本鬼子不打到中國來，大家不正是睡得舒舒服服的嗎？……

一想到這裏，李紀明突然氣怒了。他可不會忘記成千成萬的中國人是給誰打死的，多少房屋，多少村莊是給誰轟平的。他的家呢？他的父母和妻子呢？他那個剛剛舉着說話的兒子呢？……

「報復！報復！」李紀明緊咬着牙齒，痛恨的說。「殺光那些强盜！我應該殺光那些强盜……」

他不願意死了，他覺得現在死的太早了，他必須再活下去，救同胞，救中國！

他這樣想着，忘記了自己受了傷，就想霍然跳了起來。但是用盡氣力，剛剛站住脚，又突然倒下了。他的左脚好像斷了一樣，痛得刺上心來。他用手一摸，才曉得鞋底爭裂了，創口在脚底。他用力掙扎着坐起身，脫下濕漉漉的鞋襪，摸到脚底有二寸寬的一個缺口，血正從那裏湧出來。

「他媽的！怪不得這樣痛！……原來是給鬼子刺傷了。……」

他連忙脫下右脚的襪子，當做了藥棉花，貼在左脚底，再解下一條布綁腿，把牠緊緊的紮住了，然後在隣近的地方摸索着，看有什麼東西。

他的猜測是對的，倒在他的脚後，躺着三個屍首，穿的是皮鞋，戴的是鐵盔，胸前還有一塊鋼甲。這就是日本鬼子了。他們怎麼死的呢？李紀明有點記起來了。好像不久以前，他扭住了一個，跨倒了一個，剛剛結束這兩個，迎面又來了一個，他調轉刺刀用力刺去的時候，敵人的槍柄好像也就到了自己的頭頂，於是他倒下睡熟了。

「殺得痛快，殺得痛快！」他一面說着，一面摸摸自己的頭，後腦殼也有點腫漲漲，微微作痛。背脊好像也受傷了，有三四處摸不得。

「管他媽的！」他摸摸了彈却還滿滿的，拾起槍，爬着走了。

在五一節兵工廠的晚會里

魯黎

沿着泥濘的河岸走，天空陰沉地遮罩着細雨，繞過了一些鉄絲網，方到了兵工廠。

「你找誰」！

「找抗敵工作團……」

照例地向守衛士作誠懇的說明才走進去。

這時候胡弦的尖音在狂嘶着，雜着工友們嘩笑的聲浪。在禮堂里人擠得滿滿的，四周的窗口都塞滿了人。

會場里，工友們正集中在「盲啼恨」里醉漢的表演，醉漢在喝彩聲中紅光滿面的從觀衆席跳到了平台上。

在這裏，你不會感到生疏，四百多個的觀衆是在集體的機器下共同生活着的，他們都像一家人，毫無顧忌的呼嘯，喊口號，跺掌，狂笑，——尤其是今天，在倫敦，在巴黎，在柏林，在日內瓦，在芝加哥，在莫斯科……千千萬萬的工人結成巨大的隊伍，游行示威，以記念的勞動節。

時候將八點鐘，夜雨下得更緊了，可是，擁擠不了這兒活潑，健康的笑。「盲啼恨」終劇後，在人們的掌聲裏，我有點戰顫地登上台。這兒我第一次在人們之前朗誦詩歌。

我是情感的，這次我以演員的心靈與姿態朗誦「想念家鄉」與「中國五一勞動節」。

人們是寂靜地聽着我帶着顫動的音調，當我朗誦到——

呵！我想念家鄉，
家鄉；
家鄉呵！
誰搶了我的家鄉？

到那裏去呢？漆黑的夜裏，簡直認不出方向，槍聲又不聽見，這裏那裏全是屍首，大半都冰冷冷的，只有三五個還在低低的哼着，他想在這裏找出還能說話的自己人來，低聲問了幾遍，竟沒一個回答。他的隊伍衝上了去嗎？爲什麼不聽見大隊跟上去呢？後退了嗎？也該有日本鬼子走來的。爲什麼不聽見一點聲呢？他小心的爬過了一個壕溝又一壕溝，總是碰不到一個活人。

他漸漸疲乏了，渾身又疼痛得厲害，爬一程，用槍桿支着拐一程，過了許久許久，正想坐下休息的時候，突然迎面跳出一個人影來。

「口令！」

李紀明楞了一楞，覺得那人的槍刺已經抵住了自己的肚子。

「我是傷兵……」

「叫什麼？幹什麼來的，這時候？」

李紀明有點放心了。他起初怕是日本鬼子，現在聽出那聲音很熟識。

「李紀明……」

「李紀明？」那人盤問着，略略把槍刺退後了一點。「那一團那一連？做幹什麼呢？」

「第三團，第二連，第一排……」李紀明回答說，「啊，你不是劉小炳嗎？」

「眞的是！眞的是！」那人立刻走過來抱住了李紀明。「我是劉小炳！你是李×哥！你歸隊來，好極了！好極了！……我們正在找你呀！」

「我受了傷了……」

「我帶你去見排長。傷勢不重嗎？」劉小炳說。

「痛得厲害……讓我坐一會吧。」

「那就讓我先去報個信，他就在前面，叫你來了，一定很高興。」劉小炳說着不見了。

李紀明覺得又疲乏又饑渴，摸摸水壺，還掛在腰邊，便坐下來喝了幾口水。

劉小炳飛也似的就跑回來了。

「走吧，趕快走吧，李大哥！」他一面喘着氣，說。「排長生氣了！他罵你見了鬼！跑到這裏來送死嗎？受了傷，做什麼不往後方跑呀？這裏沒有擔架隊，難道你不知道？前面不遠就有日本鬼子的大隊，天亮了，他們要反攻的！……」

「大隊在原地方沒動。我們這百把個人，一口氣衝了十幾里才停了。」

「做什麼大隊不開上來呀？」李紀明着急的說。「我今來是想到後方去的，因爲認不得方向，所以到前方來了，一路上簡直不看見我們一個人！」

「剛才上面接來命令，早上敵人反攻時，要我們退却呢。」

「退却？做什麼衝上來了又要退却呀？」

「想必是一種計策了，李大哥。你趕快走吧，受了傷，口氣退十裏地太遠了，東方快發白，敵人一定反攻的。」

「我乏極了，沒有氣力再走，請你告訴排長，我就留在這裏，遲早是要死的，再讓我殺幾個日本鬼子，痛痛快快死吧！」

「排長罵你，就是爲的這個！他不許誰怕死，也不許誰愛死！他說你把傷養好了，再來前線，不又是一當十嗎？給國家拚命的時候長着呀，李大哥，傷好了再來，留着和結實的身體好殺鬼子呀！」

「留着結實的身體……」

李紀明默想了一刻，終於依從了。他撐着槍站了起來。

「朝着那顆星走吧，李大哥，我們的大隊就在

誰便我成了無家可歸的流亡？」

我的淚湧了出來。在「中國五一勞動節」，我用了極粗獷的調子來朗誦結束的幾句——

「同志們！
同志們！
不要忘記了我們重大的任務，
不要忘記了我們過去的光榮；
在後方，
要加倍努力生產；
在前方，
要勇敢去肉搏衝鋒！
把整個生命貢獻給抗戰，
抗戰，
一直到勝利到來，
中華民族的解放！
同志們，
同志們，
用我們最大的努力吧，
來實現創造新中國的希望！」

我的朗誦完了，歌詠組長站在台上揮舞着粗大的兩手，指揮着人們合唱義勇軍進行曲，四百多人的聲音狂放的奔湧在一起，向着陰暗而沉重的曠野衝去了。

人們開始攙了出去，幾個從火藥廠來的工友在人們介紹之下緊握着手！

「這是第一次吧！在兵工廠的詩歌朗誦」。

「是的吧」！我握緊着他那孿愛的手，望着他那富於熱情的近於斯文的臉。

另一會議開始了，抗敵工作團團長召集了當夜

孔方向」劉小炳指着一顆格外明亮的星，說，「這顆星落下去，天就要發白了，那時敵人一定反攻，我們就退了——記住呀，天明前趕到大隊就沒危險了！」

李紀明別了劉小炳，照着那指示的方向和小路走了。現在那顆明亮的星止在丈把高的地面上，立刻要天亮了。他們衝鋒上來天才黑，爲什麼一夜快完了呢？難道被槍柄擊倒後，昏昏暈了大半夜嗎？那一定受傷很重了。

是的，他受傷很重，渾身受傷了，這裏那裏全是創口，軍裝，破裂了許多處。無論那一處簡直不能用手去摸，一摸劇痛得兇。跛又瞎走，不是壕溝就是鐵絲網。斷片，刀槍，屍首，高高低低的堆滿了一地。他爬了一程，拐了一程，忽忽忙忙向前走，看看那顆明星離地面只剩三四尺高了，估計起來還約走上三四里路。

他實在沒有氣力再走了，不但一身疼痛，並且饑渴和心口發燒了。他歇下來，喝了幾口水，然後一跛咬着光餅又往前走着。

這樣的又走了里把路，看看那顆星離開地面只有二三尺高的時候，他忽然驚愕得停住了。他的手摸到了一樣溫暖的東西。他閉着嘴巴靜聽，聽見了細微的呼吸聲。

「大約也是昏暈了，」再輕輕摸着。

這眞奇怪了！不是中國兵，也不是日本鬼子，卻是個小孩子！他從那裏來的呢？怎麼躺在這裏的呀？

李紀明推動着孩子，孩子沒醒來，像睡得很熟。他的臉子，兩脚的爛泥。衣服破了好幾處。頭髮和面孔上一個個的也像是爛泥。

「你怎麼呀，孩子？」他扶着那孩子坐了起來孩子沒回答，發着短促微弱的鼾聲。

「他媽的！一定也受了重傷了！我應該把他救轉來！」李紀明自言自語着，扯扯那孩子的手臂和腿子。

過了許久，等到李紀明撿到那孩子的鼻子，那孩子總於蘇醒了。他伸出兩隻小手臂，緊緊抱住了李紀明的頭頸，高興叫着說：

「媽媽！你回來了嗎？」

李紀明苦惱了，可憐的的孩子把他當做媽媽了。他怎麼會躺在這裏的？他的媽媽呢？

「是呀，我回來了，好孩子，」李紀明假裝着女人的聲音說：「你那裏不舒服嗎？」

那孩子突然驚叫一聲，縮回兩手，想從李紀明的懷抱中扎掙出去。他自然聽出了那不是他媽媽的聲音。

「你是日本鬼子嗎？」那孩子驚疑的問。「快把我媽媽送回來！……」

李紀明懂得了，氣得咬住了嘴唇。但爲的使那可憐的孩子安心，他一面勸慰一面解釋說：

「我是中國兵呀，好孩子，不要害怕呵！我會給你設法找回媽媽的……」

「你是中國兵嗎？謝謝你！」那孩子舉起右手，好像做了一個軍禮。「你們趕快把日本鬼子趕出去呀！……」

「一定的！」李紀明回答說。「我們是來趕日本鬼子的。」

「他們捉我媽媽拉去了，我的媽……媽呵……」孩子說着哭了起來。

「什麼時候拉去的呢？」

「是……昨天……昨天……我到處找我媽媽……他們還把我打傷了……」

「可憐的孩子……」李紀明說着，苦惱得搖着頭，「你姓什麼呢？傷在那裏呀？」（未完）

一些工作的同志開檢討會。

三十多個工作的同志帶着工作的快感，圍集在一個長方的辦公室里。三個火藥廠來的工友和我及兩個同志被當作來賓先後說了一些批評的話。

「我是毫無智識的，我年紀也大了，但我是勇敢的，熱烈的……要做救國工作，諸位做得很好，我們同諸位一般的去幹……雖然，我是一個無智識的工人……」這是一位四十多歲的工友，他勤穩而有力地搖動着那消瘦的兩頰。

一個抗敵工作團的同志，緊張而沉重地批評抗敵工作團的偵察隊的工作說：

「兵工廠的偵察隊是非常重要的，主席和各位同志，希望把這個工作發動起來，我本人是只能幹這一項工作……在這國家危亡的時候，比如，日本人打到我們這里，我們是願意我們的妻女被奸淫嗎？……我們能對得起祖宗嗎？……我，絕對不怕死，如果現在要組織抗敵義勇隊，我願意馬上加入，我們還能怕死嗎？如果，有那個漢奸來到這里來破壞我們的時候，我們的偵察隊是應該和他拚命的」！

九點五十分鐘，會議在熱情洋溢中結束。

主席和火藥廠的同志們和我們一握着手，分別了。

跳蕩的小舟渡我們過急流的漢水。在殘剩的雨絲下我的兩頰炙灼着，我的心臟跳着，我的腦際還飛繞着那些受集體的機器鍛冶着的戰鬥的姿態與思想。

難童謠

——仿小白菜調子。

平林

小白菜呀
遍地黃喲
東洋鬼子
太猖狂啊

飛機炸呀
大砲轟喲
中國百姓
遭大殃啊

家在江南
××鄉喲
鬼子來了
都燒光啊

家鄉燒了
沒處藏喲
剩下一個
來逃荒啊

逃荒逃荒
×月多喲
到處清浪
受折磨啊

衣服襤呀
鞋子破喲
沒喲吃的
成天餓啊

東洋鬼子
心腸毒喲
殺人放火
眞可惡啊

殺我爸呀
奸我媽喲
橫行霸道
不成話啊

爹呀娘呀
死的慘喲
東洋鬼子
壞心肝啊

家呀家呀
日本佔喲
提起家鄉
淚漣漣啊

草呀青呀
草兒黃喲
甚麼時候
回家轉啊

奉勸同胞
要記清喲
仇雪恥
把命拚啊

四萬萬人
一條心喲
趕走强盜
好安生啊

不打東洋
難活命喲
打回老家
享太平啊



會務報告

總務部

開會就應當說經費——沒錢是作不了事的。向教育部與中宣部請求經常補助費，已得到批示，教育部每月補助一百元，中宣部五百元。向政治部請求，還沒批下來，大概不久就會有消息的。會員們的會費也有些位交來了，會費本是一元至五元，可是有人踴多拿了一些——希望各處會員都趕快交費！

到徐州去慰勞的本會代表盛成先生已有信來，說他備受歡迎，並說前線上極缺乏精神食糧，盼望會員們趕快寫些讀物。我們日內就有十種寫成，還當繼續撰製，希望各處會員都供給此項作品——要通俗。

爲編作道些讀物，我們開過一次小小的座談會，徐旭生，方振武，田漢諸先生都到會，供獻給可寶貴的意見。王亞平與柳倩先生剛由戰區歸來，也趕來報告他們的宣傳工作經驗。這次談話的紀錄是要在本刊登出的。

歡迎世界反侵略會代表色斯，歡迎前線歸來外國記者伊萬司等，本會均派代表參加。

西安分會成立，本會快函致賀，並代轉新聞，分送文報紙。

電賀徐州文化界抗敵協會成立。

好了，下期續行報告。

編委會啓事

會報因爲各方面的迫切需要，很匆促地發刊，以致事先沒有充足的準備，特別是對於散居各地的多數會員，來不及普遍的發信徵稿；發刊以後，事務叢集，人手不多，一時也不能大量發信，希望會員諸君，給予原諒，並請盡量批評指教，踴躍寄稿。

會報發刊的主旨，希望能够成爲推進抗戰文藝運動，建立國防文藝工作的有力的武器，要眞正能够產成文藝運動的討論室，文藝工作紀錄冊的任務，自必須依賴全體會員共同的協力。同時我們不僅希望會報能成爲全體會員的喉舌，也熱望成爲一切愛好文藝，從事文藝的文藝青年們自己的報紙，能够整個的反映中國文藝運動的動態，鎮聚中國文藝工作的成果。

現在我們急切地需要：

文藝運動的討論及批判

關於文藝工作的一切理論

作家與作品的介紹與批評

各地文藝動態的報導

文藝性的前方後方抗敵救亡運動的通訊

文藝工作者的生活與工作的消息

短篇的詩歌，戲劇，小說，報告等作品及國外名作的記述。

來稿請寄漢口交通路四十號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出版部收。

來稿篇幅，請勿過長。

稿件內容文字，編委會爲執行本會的基本精神，保留增刪之權，但盡量尊重投稿人的自由意見，如不願刪改，請附函聲明。

來稿發表以後，會報在營業盈餘項上，盡可能支發較優的發表費。

會報對全體會員，一律贈送，會員勿需另納會費，請早日繳納；地址更改者，請致函漢口中山路永康里四十二號本會臨時辦公處通告。

重版新書

高蘭朗誦詩集

新知書　實價二角

在抗戰的中，「朗誦詩」是一種最有力量組織大衆的宣傳工具。因爲它保存藝術技巧外，在宣傳工具中不單是口號的，而且是富於理解性的。本書著者高蘭，生長於黑龍江省的愛琿縣，在瀋陽大學畢業後，除參加東北義勇軍工作，以他的軍，模範北方人的性格，加上充實的生活經驗，走上詩歌更特別生活而有感情。這本集子裏的詩，大部經漢口廣播電台朗誦過的，有的更被製成曲譜，或者被選作抗敵戲劇的序曲。我們相信，本書出版後，集會場所或遊藝會中，將添加一個「朗誦詩」的節目。

前線巡禮

陸詒著　實價二角半

陸詒先生是一位無人不知的名記者，他的通訊早就人人稱賞。現在陸先生把他的已發表及未發表的許多篇通訊蒐集起來，編成這本集子。潛梓中先生在書序言中說：「這本書雖取名前線，也實所寫的是前線一部份即西北線的景象。這一方面的寫作，如果長江先生的西線風雲是第一本，那麼先生的就是第二本。這兩本書都在整個國防上有着不少的價值，而隨先生似乎又自他自己的「特色」。

孩子劇團

初版新書

孩子劇團編　實價三角半

宣傳劇第一·二集

吳名編　各實價三角

抗戰歌選第一集

蕭而化豐子愷編　每冊實價一角半

大路書店發行

漢口交通路四十號